

春雷响了

陈松影 著



春雷响了

陈松影 著



东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西安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人民公社新气象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热情地描述了西安市郊区几个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一系列动人变化。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到公社社員們是怎样地以共產主义精神从事劳动，怎样地在人民公社这个偉大的熔爐中鍛煉得更为坚强和英勇，新的道德品質又怎样地煥發着奇光异彩，他們的生活又怎样地充滿着幸福和溫暖。这些事实无可爭辯地証明：人民公社的生命力是无窮无尽的，它象剛从地平綫上升起的一輪紅日，在大地上閃射出万丈光芒！

东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4号

西安第一印刷厂印刷 陝西省新华书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cdot 2 \frac{7}{8}$ 印張 · 52,800字

1959年6月第一版：195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 定價：(6) 二角五分

統一书号：10147 · 76

目 次

共产主义的风格.....	(1)
媒翁.....	(7)
春雷响了.....	(14)
区委書記的星期天.....	(27)
幼儿园的阿姨.....	(31)
老王的副业.....	(36)
王应文.....	(40)
新婚之夜.....	(44)
公社紀事.....	(48)
从高堞到河川.....	(62)
最后的一頁日历.....	(85)

共产主义的风格

——摘自日記

九月十三日

积肥运动第一回合已告一段落，雁塔区委在召开评比会议。

一面鲜艳的红旗摆在会议室桌旁，红的耀眼。会议从清早开到下午，室内全被淡淡的烟雾笼罩了。东方红公社党委书记孙广林是个膀宽腰圆、敦敦实实的中年人，他的嗓门特别宏亮：“红旗不能给东方红公社，我们仅完成积肥任务的30%，永宁公社已完成了40%以上，应该给他们！”

“这怎么能行呢！”永宁公社社长赵世才着急地瞪着眼说：“我们的土地比东方红公社少两倍多，但劳力却差不多，不管从绝对数量和按人平均数量来说，东方红都比我们高的多！再说，我们土粪多，他们土化肥多，要知道土化肥是今后积肥的方向！”孙广林等赵世才的话刚一落点，又抢着说：“永宁公社原来完成任务比较差，但这次进步突出，红旗还是发给他们！”

“评比要实事求是，不能用红旗来照顾我们。我们不够条件，就是把红旗拿回去，也不好向群众交代！”赵世

才也急了。就这样，他們兩個在高一声低一声地推让着紅旗，相持不下。最后，經過群众評論，并由区委第一書記陈光尘同志總結了大家的意見，才确定紅旗发給东方紅公社。接着，会上又决定繼續开展深翻地和养猪的夺紅旗評比运动，大家都热烈鼓掌，兴致勃勃。

在发旗的时候，我看見夺得紅旗的孙广林書記，双手接旗，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但这笑容象曇花似的，旋即被紧皺眉头严肃表情所代替。显然，他沒有被荣誉所陶醉，一个如何在深翻地和养猪工作上爭取更大成績的念头，在他脑子里閃过。

在发紅旗的时候，我也看到李子亮——曲江池公社这位年青好强、爱說爱笑的党委書記，臉一下紅到耳根，微微低下了头，但这也是极短的一刹那，只見他猛地把头一仰，斬釘截鉄地說：“这次我們积肥任务完成的最差，我們保証追赶上去，爭取下次插上紅旗！”

九月十四日

上午接到曲江池公社的電話，說是下午兩点鐘召开兩千多人参加的夺紅旗誓师大会。李子亮書記的作风我是知道的，他說声干，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阻擋！但是，想不到这么迅速。从昨天他回去，到今天下午的誓师大会，不过十多个鐘头，他如何能在一夜之間把自己的意志变为全社一万多人的行动呢？我不得不重問了一下开会的时间，仍然是在今天下午。

下午，我来到会场，哈，不得了！全公社已经军事化了，到会的男人头上包着白毛巾，女的戴着多角帽，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一、二、三、四”，到了会场以后，立正敬礼，报告人数，指挥员喊了一声“坐下”，一两千入刷的一声坐了下来，方方正正地象个豆腐干。在队伍的前边，摆满了标语牌、图表、模型，几乎每个社员肩上都扛着一张深翻地的铁锹，每张锹上都贴着社员的决心书、快板诗。我大致看了一下，所有的图表、漫画、诗歌、决心书都是围绕着夺红旗这一中心内容。所有这些，差不多都是在一晚上搞的。

开会了，李子亮书记急步走到话筒前边，他一手抹起了腰，另一只手用力地一挥，说：“同志们，这次积肥运动我们打了败仗，坐了红椅子①，这是不光彩的事情，人要脸，树要皮，在区上评红旗的时候，我觉得脸比火烧的还痛。”李子亮的语音缓慢而又沉重，讲到这里，他足足的停了半分钟。这时，台下的两千多名战士都屏住了呼吸，两千多双眼睛瞪的老大，仿佛喷出了熊熊的火苗！静极了，我好象听到两千多颗好胜的心在砰砰地跳动。

“红椅子能不能摆在我们曲江池？”李子亮大声地问。

“不能！”

“我们这里不是摆那玩艺的地方！”

两千多个嘴吧发出了洪亮的回声。

① 羣众把競賽中的最后一名称为坐紅椅子。

“对，我們这里根本就不是摆那玩艺的地方，如果那样，連薛平貴和王宝釧^①也不会愿意。”接着李子亮介绍了評紅旗的情况，分析了落后的原因，提出了今后深翻地中的战斗任务，最后他把手一揚：“东方紅公社跑到我們前边去了，他們跑我們就飞，坚决赶过他們！坚决插上紅旗！”他語音激昂，声聞数里，九月的风吹乱了他的头发，鼓起了他的衣角，好一副英勇形象！

李子亮的话象一团烈火，燒紅了人心，激起了斗志，每个到会的战士臉都漲得通紅，老年人举起了鉄鍬，青年人急得用脚咚咚地踩着地皮。

“赶上去！”群众吼成一片，古老的曲江池为之顫动。

“赶上去！”前进营的营長刘振兴說：“我們一千三百多名战士的决心是：牙咬紧、汗出透！紅旗不插兵不收！”

“赶上去！”一个名叫樓貴参的农民上了台，把他的鉄鍬往話筒前一掄，念起了鉄鍬上的詩句：“鉄鍬一尺三，日夜把地翻，拚上十斤肉，流上五桶汗，紅旗不插上，誓不把家还！”

九月十五日

上午，区上召开蔬菜工作會議，会上碰到东方紅公社

① 曲江池寒窑，相传是薛平貴和王宝釧的住处。

梁启民社長，閑談中扯起了昨天曲江池公社誓师会的情况。当时他显得很冷靜，等我談完以后，一轉眼就不見了。当我回到办公室吸墨水的时候，他正在走廊里打电话，可能說的很久了，我只听到兩句：“孙書記呀，根据曲江池的情况咱們可得加油呀，紅旗無論如何要保住！”放下耳机，梁社長对我不好意思的笑了。这时候我想起了孙广林和东方紅公社的人民，他們可能馬上就要开大会吧，孙广林書記也可能指着那面鮮艳的紅旗对社員們說：“能保住么？”“能！”无数的英雄豪杰紛紛登台宣誓。

山雨欲来风滿樓，另一場大战又要开始了。

九月十七日

这两天稿子和电话特別多，大部是曲江池和东方紅两个公社的。他們好象进行万米赛跑，从两个不同方向向一个目标冲击。虽然他們也沒下挑战書，但这种竞赛比任何竞赛都要激烈。

“东方紅公社金星大队燒起了 135 口熬化肥鍋，白天烟雾弥漫，夜間火光染紅了半边天，东方紅公社的确成了东方紅。”

“曲江池公社三兆大队，千名社員，分兵四路，积肥翻地，大战通宵。”

“.....”

以上是一些来稿的导語。

战斗轉向白热化了。

九月十八日

今天晚上区上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深翻地广播誓师大会。

在会上講話的有李子亮書記和东方紅人民公社金星大隊的党支部書記馮均武同志，他們是那样匆忙，来时滿头大汗，走时咕咚咕咚地猛喝了几口水，連支烟也等不得吸。在出門的时候李子亮和馮均武相遇了。奇怪，在这分秒必爭的时刻，他們竟閑談起来。原来馮均武在向李子亮介紹着造土化肥的情况，李子亮向馮均武講起了深翻地的經驗，談的是那样具体恳切，好象今天晚上他們双方根本就沒有夜战这回事似的。李子亮是团政委，馮均武是营教导員，成百上千的战士等着他們，怎能不着急呢？話談完了，馮均武几步窜出了大門，只見他弯下腰去卷起了褲腿，嗖的一声身影消失了，他用跑步弥补了剛才談話的时间。

夜战結束的时候，已經下一点了，我写完今天的日記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这几天的事情在脑子里翻騰起来，并且連成了一串。从註紅旗到保紅旗；从激烈的竞赛到耐心的帮助；从梁启民的電話到馮均武的脚步……这些党的基层工作者的形象，一个个地在我眼前晃动，他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想到这里，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在日記本上补写了以下几个大字：“这是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們！”

媒翁

“新人新事年年有，今年要比往年多。”——民歌

提起做媒，脑子里便出现了媒婆的怪样子。解放以



李國靖 插图

后，婚姻自由了，青年男女大都自找对象，媒婆这称呼不大听说了。媒婆不见了，在我们这里，又出了个“媒翁”。请不要惊奇，这位媒翁有真名实姓，籍贯住址，不是我胡诌出来的。

媒翁家住西安市雁塔区沙浮沱农业社，名叫赵秉衡，今年六十六岁，只念过两年私塾。赵老汉做了一辈子庄稼，向来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好说话，不大问事，今年却老心返童，一心一意地做起媒来，因此，人家便叫他“媒翁”。

今年春天，农村中一场大跃进的锣鼓，敲的老汉心里

直跳，再也不能平靜下來，他想着多給社里做些事情。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公布以後，趙老漢的眼前更是一片光輝，他好像變得年輕了，真想出去蹦蹦跳跳，和小伙子們比個高低。恰巧在這個時候，社里成立了農業社科學研究室，要大搞技術革命，這位平常連“科學”兩字的含義還不太清楚的老人，卻報名當了科學研究員。當時有個年青人對他說：“老漢呀，搞科學研究可要費腦子啊，你抗的下來？”趙老漢把眼一翻說：“費腦子又怎麼的，我的腦子又不是石頭的！”青年人忙解釋說：“我是說老年人的腦子有點……”不等青年人說完，老漢就接了過去：

“腦子是一樣的，就看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如果是裝的社會主義，老年人也會變得聰明；裝的是資本主義，青年人也要成個糊塗蛋。”青年人不好意思地笑了：“那就等着瞧吧。”老漢呼的一聲站起來，用小煙斗指着青年說：

“等着瞧就等着瞧，起碼不在你之下！”說着，頭也不回的走了。

回到家裡，趙老漢又好氣，又好笑，他捋着花白的胡須想：何必和孩娃們磨牙呢，兒子都比他大了。他又一想：不對，這不是磨牙，這要的確確給社會主義拿出東西來呀！黨支書袁宗正同志也說的很清楚嘛，搞科學研究就是要改革舊的，創造新的呀。他望了望那張使用了大半輩子的鋤頭，然後又在糧食囤里抓了一把麥粒，在手里翻來倒去，最後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在他的面前，一切都那樣自然，又是那樣合理，那麼改革和創造什麼呢？

当天晚上，赵老汉直到鸡叫三遍的时候还没合眼。

过了七八天，社里的科学研究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有人改革了农具，有人制造了化肥，就连和他顶嘴的那小伙子也选了几束小麦良种，可是赵老汉什么东西也没有研究出来。那位小伙子见了老汉，做了个鬼脸说：“老汉，服输了吧。”赵老汉真想上去揍他两拳，但是他把嘴张了两张，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要说赵老汉这几天没有下工夫也的确冤枉人。这几天，他可以說是廢寢忘食，日夜苦思；有时人家和他說話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扯起了他的科学研究，所答非所問，弄的人家啼笑皆非。

这天晚上，赵老汉全家老小，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椿树底下吃晚飯。老汉吃吃停停，人家都吃完了，他那碗飯还剩下一多半。“快吃吧，飯都凉了。”儿媳妇关切地说。老汉“嗯”了一声，还是没有动。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刮起了一阵风，一串椿树籽落在老汉身上。老汉抬头一看，不觉心里一动，他叨咕着：“椿树啊，你这八百里秦川遍地都是的椿树啊，空長个大个子，也不能結个果。”不知怎的，他突然产生了让椿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念头。他想：社里年年要种棉花，年年要施肥、翻地、防虫、整枝……要花多大的工夫啊。要是在椿树上接上棉花苗，让椿树变成棉花树，每年秋天开滿白花花的一树棉花，那該多好啊！“对，让棉花嫁给椿树！”老汉这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話，把家里人吓了一跳；正在准备給他添飯的儿媳妇，拿着勺子呆呆地站在那里。老汉把碗一推，呼呼地跑到党支書袁宗正那里，

見了袁宗正以后，憋了一肚子的話，反而沒法說了。他自己也覺得剛才的想法似乎有些荒唐。袁宗正給他倒了一杯茶說：“大伯，不要急。有話好講。”老汉終於鼓起了勇氣，把剛才的想法說了出來。“支書會不會說我胡思亂想呢？”他真是擔心。誰知道袁宗正對他這種想法很感興趣，認為這是一種大膽的想法，不管能不能成功，敢于這麼想就是好的。并且勉勵他：不要怕失敗，錯了另來，一次不行十次，百次……。臨走的時候，袁宗正還給他找了一本關於如何嫁接的小書。

從袁宗正那里回來，趙老汉只覺得身輕步快，滿街滿巷的椿樹好象一下子都變成了棉花樹，八百里秦川在他的眼前翻滾着白浪。當晚老汉守着個小煤油燈，一口氣把那本小冊子讀完。讀過以后，却使他涼了半截。書上明明寫着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不能嫁接，那麼棉花是草本，椿樹是木本，又怎麼辦呢？書上還說，嫁接的時間要在春天，夏天天熱不能成活。這又該怎麼辦呢？“推到明年？不行，革命還能停着？”老汉思想上鬥爭了一兩天，把書都翻爛了。最後他把書一摔說：“路是人走出來的，書是人寫出來的，書不能把人整住，咱自己得踏出一條路來！”老汉跑到地里，移了一棵健壯的棉苗，和院子裡的小椿樹接在一起。在接苗的時候，他的兩隻手不住的抖動着，象新戰士第一次放槍那樣，又是興奮又是胆怯。苗接好以後，他一天不知澆幾次水，不知看多少次，眼巴巴地盼望着幼苗成活。可是事與願違，棉苗一天天地變黃了，最後竟枯

死了。老汉一陣伤心，差一点流出泪来。他用手輕輕地撫摸着枯萎了的棉苗，陷入了沉思。最后他把头一仰：“錯了另来，一次不行十次，看誰能拗过誰！”

一連又是八个晝夜，赵老汉不知流了多少汗水，絞了多少腦汁，棉苗死亡的原因終於找出来了：主要是夏天天气太热，水分蒸发太快，等不得棉苗从椿树里吸取水分，就被太阳晒死了。他把插接改成并接，就是把棉苗先移植在椿树附近，然后把椿树和棉苗都割个小口，結扎在一起。这样棉苗一方面从地下繼續吸收水分，一方面和椿树逐漸接合在一起，等到棉苗長旺以后，再把栽在地下的那半截剪去，棉花便附在椿树上了。第一棵接在椿树上的棉苗成活了，老汉忘了連日的劳累，跑到社管会报了喜，又忙着去告訴左鄰右舍。这一天，老汉忙得脚不沾地。有人說他娶儿媳、生孙子都沒有这么高兴过。

紧接着第二棵椿树棉成活了，第三棵……。老汉的劲头更大了，想的也更多了。他看到南瓜結的这么大，西紅柿長的又这么小，西紅柿比南瓜好吃，那就让西紅柿嫁給南瓜吧。西紅柿借南瓜的勁，南瓜借西紅柿的味；夫妻互相帮助。老汉做这个媒人，沒怎么費勁，西紅柿的苗就健壯地生長在南瓜蔓上。这仅仅是开始，老汉这个媒人还要繼續做下去。他說：“世上这么多的庄稼、花草、树木，各有各的長处。都让它們結成夫妻，互相帮助，为社会主义生儿养孙！”

听了赵老汉做媒的故事，我心里非常激动。我們的国

家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媒人呀！一天，我特意訪問了这位老人。在一个古老的关中农家院子里，他热情的接待了我。院子里种滿了各种庄稼、蔬菜之类的东西，都是老人家搞实验用的。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由得尊敬地对老汉說：“你的媒做得好，真是社会主义的媒人。”赵老汉笑了笑，說：“还有人为我操心呢。”我惊奇地問：“誰？”

“还有誰，”老汉說：“就是和我頂嘴的那个小伙子呀。他看見椿树棉成活以后，就嘻皮笑臉地說：‘老汉，你也該拿个鏡子照照，看看你的胡子还有几根黑的。椿树棉花接成了，怕你也难得用上罗。’我当时也沒有好話，馬上就頂了过去：‘快別为我操心啦，就打我用不上，我儿子和你都可以用呀！你們要再用不上，你的儿子和我的孙子总可用上吧。革命嘛，光想这些还行。’小伙子臉紅脖子粗地走了。”說到这里老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抱歉似的說：“我这个人，就是有点牛皮气，得理不让人。”

接着，赵老汉領着我參觀了他的“新郎”和“新娘”。原来老汉的院子，就是他的試驗場，到处都是試驗品。他随手揭去了一个草帽，出現了一个小椿树，茂密的椿树叶中閃出了棉花叶，棉苗已長了半尺多高了。他一面仔細地察看，一面指指点点地說：“这是老大，这是老二、老三……。”越看越叫人喜爱，我不由得摸了一下，誰知老汉比搗了他的心还疼，馬上拉住我的手說：“哎呀呀同志，千万不敢动手，汗手一摸就不長了！”后来老汉的儿媳对我說：“幸亏你是客人，要是我們动一下，不罵上半

天才怪呢！”在东墙跟前，还有刚培植的一畦子椿树苗，少说也有二百棵，准备今后继续配对成双。所有的树苗都有一件东西盖着，遮住了夏天的烈日。我参观了一两个钟头，老汉始终光着头在太阳底下晒着，原来他的草帽也给椿树棉戴上了。

在赵老汉家门口，有一棵明朝的古槐，原来的树杆已经枯死了，只剩下一层干老的树皮。但这树皮却发出了无限的生命力，重又包起了树杆，使大槐树重新长出了茂盛的枝叶，伸向天空，遮住了半边街道。